

黎錦明著

大街的角落

北新書局印行

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付排
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



大街的角

作
發
行
辛
心

序

我時常聽到一種批評，說我的作物有些近似莫泊桑；又有人批評說，我的作品充滿了精神病的傾向。這種解釋頗使人驚訝。

的確，廿世紀是精神病傾向最明顯的時代，但有一種 *psycho-analysis*，却是專描繪這現象的。不知爲什麼還沒有人認識。所以，在此集中的，心理病患者和白里帆的疑症兩篇，完全是本於此的。

我業已擱筆不創作了，這集子得由北新印行，也許算件非尋常的工作。

序

黎錦明，廿五年十月。

大 街 的 角 落

目錄

| | | |
|---|--------|-----|
| 一 | 白里帆的疑症 | 一 |
| 二 | 患心理病者 | 四七 |
| 三 | 夜雨 | 七三 |
| 四 | 大街的角落 | 九三 |
| 五 | 鯉的故事 | 一一五 |
| 六 | 蕭條 | 一三二 |

大 街 的 角 落

白里帆的疑症

一

他一整天的躺在辦公房裏，生了病。他的腫子呆滯了，瞧着半空間，不易轉動。他不時的哮喘；頭部灼熱，手指發着痙攣的抽搐。他又覺得腹部沉重，寒冷，麻痺。看看鐘，已經兩點一刻了，——正當他午睡醒的時候。按了許久的電鈴，門外沒有人回答。

扛着一個巨鼎似的，他從沙發上扒起，走到寫字檯旁去打電話。耳機裏面祇是『叮——叮』的響着。他響了三遍電碼，却聽見裏面有一男一女在歡笑的談話。他們說的是一些通常的——一些怎樣抽空到

城廂外去避暑的事。他放了它，喃喃的念道：

『真是……胡鬧！』

馬路上靜得像一條夜的河道。葱綠的樹蔭裏留下一點摩托機抖動的響。他臨着窗坐下來，在雪茄烟霧的朦朧中，彷彿見到那業已去職的老年文牘葛士衡坐在那裏。他睜了半晌。但那位上是空着的；一切的文牘工作早已停頓，由自己代理了。還有他的一個經紀人于石文，被分派到外埠去視察業務去了，時限已逾半月，還不見回來。

爲着這，他異樣的苦悶。如若不是報紙上宣稱的，『全世界的不景氣』，他覺得自己的公司業已停頓了。每逢一看到那些洶激的左派人物的文字時——無論在報紙或雜誌上，他又替自己留下許多悲哀。

他痛恨着世人爲什麼不原諒一個用自己資本來經紀事業的人，尤其是在這不景氣的時期。他將自己和在街頭蹣跚的馬車夫、清道夫一比，都感着一點差遜了。『自由完全在他們身上！』他這樣想。

想到自己的妻子——那是太幸福了，但却也苦惱。多麗亞，這漂亮的外國女人名字，何等香豔！但多麗亞忠實於自己，這無疑的是爲着自己的『事業』了。她能叫丈夫無時不貼念着她，彷彿使弄着一種魔術。每當他的一捲鈔票預備塞進她那空着的鑲珠提匣時，她微笑了，撒嬌了，猩紅的脣就在他的嘴邊，鴿絨似的酥胸貼在他的臂膀上了。爲了她，他的性格也變得愈直率了，而他却仍然愛着她的聰明，狡黠；她居然有那麼多頑皮的青年朋友！

他仍舊取了耳機，預備去探聽他的寓居是否被人們佔了，或還是空着。但他却聽見裏面響着：

『A-10，你就是白先生？』

這是達克透阮祥生的口吻。在一刻鐘以前，他去的電話那方業已接到了；阮祥生不待他的說明，已應允立即帶了行診箱來看他的病。

不到十分鐘；阮醫生匆忙的乘着汽車趕來，那仁丹翁式的鬍鬚下面，留下一點諷刺的笑。

『來得好，達克透！』白里帆叫着。『今天的標金又漲了啊！』

阮醫生附和着，一面放了行匣，到水池旁淨他的手。他說剛才去看一個生腦膜炎的人，病被他完全治好了，卻使他流了一身的汗。他

叫白里帆坐下，看了看他的舌頭，將溫度表放在他的腋下，一面安詳的笑着，說：

『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！完全是一種無關緊要的 Nausea——』

『啊，Nausea，中風？』

『不是，太多心了，白經理。我給你一點很和平的藥喫喫；*Nauseose expectorantia*。』

醫生從玻璃管裏倒出一點藥末來，盛在另一個小的管裏，說：

『不能多喫油膩！最好一點也別喫。坐的地方涼一點，能設時時運動運動，更好了。』

—

夜闌時，白里帆從寓門出來，駕着他自備的汽車，向貼近鄉野的達馬士路急駛着。多麗亞陪着她的『姑夫』跳舞去了，他的車座上空着。

他的胸膈間很爽適。汽車開足馬力了，涼風在他的衣襟下鼓舞。四圍的樹木和那被刪去的數目似的往後面瀉。他記得詩人們曾說世上最可愛的事物是『自然』，最難於發現的事物是『靈性』。祇有這剎那間，他夢裏也難見的現象全在身旁展開了。他的腦部感覺着醉人的清激！

車駛到江邊，風更涼爽了。有些正在下錨的船，鳴着哨子。工人們的吆喝，似乎帶着一點雄壯。

「他們全是我們養活的啊！」

他這樣想。車轉了一個角，兩旁的樹蔭更濃密起來。一股野草的香味塞進他的鼻裏。樹的後面，民房和稻田，不常領略到的畫圖一般輕輕陳在他的視野。但車忽的在陰黯處猛烈的騰躍一下。

「阿發！（他的車夫的名字）」他叫着。

車仍舊平平的往前駛去。但他彷彿被一個沉重的物件在腹上撞了一下。他降低了車的速度。

愉快在白里帆的胸間彷彿變異了。他也忘記自己在回程後和多麗亞晤面時那非常的柔膩了，兩旁的水墨畫似的風物漸朦朧了。他的頭腦帶着昏眩，祇意識着自己的車平安的避去前面的險阻，平安的回了

寓。

多麗亞仍舊沒有回來，在他回寓時。她的榻上散滿了一堆剛褪去的衣襪。榻旁的痰盂裏塞着一封扯碎了的信。

里帆坐下來。白熱燈在他的眼前陰黯的照着。他覺得有一陣疲弱後的爽適襲來，又帶一點被跌傷似的不快。他叫了兩聲女僕，沒有回答，再叫了兩聲『丁香』，也沒有回答。他又想起這一天是舊曆七月十五；這些不曾忘記老大的中國的人，大概全出門湊熱鬧去了。

住在側廂裏的老婦人——他的母親——輕輕的，帶謹慎的走進來，手裏捧着一杯熱的咖啡。她是爲討趣而來的。（多麗亞在時卻匿着不露面。）

他喝着咖啡；似乎平日對於她居留在此地的不愉快減少多了。但這老婦人坐下時，卻傾出一大串話；而這些話，毫無起頭，句中的意義又含混。他聲音有些沈鬱了，說：

『是不是丁香又鬧笑話？』

『那倒不是。我管着她了。』

『不然又是您和多麗亞！』

『啊，里帆，別想到這個！』母親的語音裏參了一點悲哀，『冤孽不冤孽，那是前世種的。爲了自己的兒子，我再也不願意談到這個了。我說的是那個姓葭的老頭子，在公司裏——你的公司裏辦事的那老頭子。』

「葛士衡！」白里帆幾乎是跳的站起身，「怎麼！他？」
這老婦人的聲音低弱到不能辨別：

「他昨天晚上投河了。」

「沒有撈起來嗎？」

「唔。」

白里帆將咖啡杯放到桌上，手腕起着一點抖動。「想不到，真想不到！」

屋主人面容呆滯，不預備再留下話時，即屬他的母親，也得迴避，悄悄的走開去。這屋裏，白里帆一人留着；他的心裏在咒詈着這惱人的消息。

他踏着沈重的步，嘆息着，走到洋台上來。暑氣微微的祛除了。一點微風，彷彿由對面屋裏的 Radio 的歌唱聲送過來似的。

回到寓裏是照例沒有什麼事可做的，除非多麗亞攜來的一串歡快的語聲和打趣。但她回來時已當半夜十二時了。他孤另的、冷寞的，直候到門前發出一陣汽車響動。

三

長士衡是在七年前，因着鄉誼的關係，被介紹到大生公司來的。那時公司的總經理是里帆的叔父——一個業漁的——發了一點財後，便領去了這贏餘，將業務讓給姪兒了。

里帆不很滿意這老年的文牘。他來到這公司，彷彿但爲了領薪金